

醒世恒言

落石亭子觀
春心香草猶還
我伴休惜土
沿流寓





子淵如清月
新嘉坡海星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語二郎神

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紋
微皺碧沿菊蕊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簪篇闋
新萬歲聲中人霞盃內長醉芳春

這首詞調寄柳稍青乃故宋時一個學士所作單表
北宋太祖開基傳至第八代天子廟號徽宗便是神
霄玉府虛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這朝天子乃是江
南李氏後主轉生父皇神宗天子一日在內殿看玩
歷代帝王圖像是李後主風神體態有蟬脫穢濁神

遊大極之表再三贊嘆後來便夢見李後主投身入宮遂誕生道君皇帝少時封爲端王從小風流俊雅無所不能後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羣臣扶立端王爲天子卽位之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道君皇帝頗留意苑囿宣和元年遂卽京城東北隅大興工役鑿池築園號壽山銀岳命宦官梁師成董其事又一朱勔取三吳二浙三川兩廣珍異花木瑰奇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巧凡數載而始成又號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充滿其中蕭牆餘孽雄偉環居不可勝言內有玉華殿保和

殿琉璃林殿大寧閣天真閣妙有閣皆熱鬧琳宮亭臺
鳳垂雲亭說不盡許多景致時許侍臣蔡京王黼高
俅童貫楊戩梁師成縱步遊賞時號宣和六賊有詩
爲証

瓊瑤錯落密成林

竹梢交加爾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單說保和殿西南有一坐玉真軒乃是官家第一個
寵伴安如娘娘粧閣看是造得華麗金鋪屈曲玉檻
玲瓏映徹輝煌心目俱奪時侍臣蔡京等賜宴至此
留題殿壁有詩爲証

保和新殿雨秋輝

詔許塵凡到綺闌

雅宴清醕添逸興

玉真軒內看安妃

不說安妃娘娘寵冠六宮單說內中有一位夫人姓
韓名玉超妙選入宮年方及笄玉佩敲窗羅裙曳雲
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嬌麗只因安妃娘娘
三千寵愛偏在一身韓夫人不沾雨露之恩時值春
光明媚景色撩人未免恨起紅茵寒生翠被月斜墮
階愁莫聽其鳳管虫吟粉壁怨不寐千鴛衾既厭曉
粧漸融春思長吁短嘆看看惹下一場病來有詞爲
証

任東風老去。吹不厭。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
春煖。春雨。春晴。都斷送。佳人命。落花無定。挽春
心。芳草猶迷。舞蝶綠楊空。語流鶯。玄霜着意。荷
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夢。
如鶯。

漸漸香消玉減。柳絮墮花田。太醫院診你。哭下藥去。如
水澆石一般。忽一日。道君皇帝。在於便殿。勅喚殿前
太尉楊戩前來。天語傳宣。道此位內家。原是卿所進
奉。今着卿領去。到府中將息病體。待得痊安。再許進
宮。未遲。仍着光祿寺。每日送膳。太醫院。伺候用藥。略

有起色卽便奏過。當下楊戩叩頭領命。卽着官身私
身搬運韓夫人宮中箱籠。裝修一應。動用什物器皿。
用煖輿抬了韓夫人。隨身帶得養娘二人。侍兒二人。
一行人簇擁着。都到楊太尉府中。太尉先去對自己
夫人說知。出聽迎接。便將一宅分爲兩院。收拾西園。
與韓夫人居住。門上用鎖封着。只許太醫及內家人
役往來。太尉夫妻二人。日往候安一次。間時就封閉
了門。門傍留一轉欄。傳遞飲食消息。正是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將及兩月。漸覺容顏如舊。飲食稍加。太尉夫妻好生

歡喜。排下酒席。一當起病。一當還行。當日酒至五巡。舍供兩套。太尉夫人開言道。且喜得夫人貴體無事。萬千之喜。且晚奏過官裏。選日入宮。未知夫人意下。何如。韓夫人叉手告太尉夫人道。氏兒不幸惹下。一天愁緒。卧病兩月。纔覺小可。再要在此寬住。幾時伏乞太尉夫人方便。且未要奏知官裏。只是在此打攪。深爲不便。氏兒別有重報。不敢有怠。太尉夫人只得應允。過了兩月。却是韓夫人設酒還席。叫下一名說評話的先生。說了幾回書節次。說及唐朝宣宗宮內。也是一個韓夫人。爲因不沾雨露之恩。思量無計奈。

何似向紅葉上題詩一首流出御溝詩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間

殷勤謝紅葉

好去到人間

却得外白一個應試官人名喚于佑拈了紅葉就和詩一首也從御溝中流將進去後來那官人一舉成名天子體知此事却把韓夫人嫁與于佑夫妻百年偕老而終這裡韓夫人聽到此處驀上心來忽地嘆一口氣口中不語心下尋思若得奴家如此僥倖也不枉了爲人一世當下拂散收拾回房睡至半夜便覺頭痛眼熱四肢無力遍身不爽不痒無明業火熬

煎依然病倒這一場病比前更加沉重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舡蓬更遇打頭風

太尉夫人早來候安對韓夫人說道早是不曾奏過
官裏宣取入宮夫人既到此地却是放開懷抱安心
調理且未要把入宮一節記掛在心韓夫人謝道感
承夫人好意只是氏兒病入膏肓眼見得上天遠入
地便近不能報答夫人厚恩來生當效大馬之報說
罷一絲雨氣好傷感人太尉夫人其不過意便道夫
人休如此說自古吉人天相眼下凶星退度自然貴
體無事但說起來喫藥既不見效枉淘壞了身子不

知夫人平日在宮可有甚願心未經答謝或者神明見責也不可知韓夫人說道氏兒入宮以來每日愁緒縈絲有甚心情許下愿心但今日病勢如此既然喫藥無功不知此處有何神聖祈禱極靈氏兒便對天許下愿心若得平安無事自當拜還太尉夫人說道告夫人得如此問北極佑聖真君與那清源妙道二郎神極是靈應夫人何不設了香案親口許下保安慰心待得平安奴家情愿陪夫人去賽神答禮未知夫人意下何如韓夫人點頭應允侍兒們卽取香案過來只是不能起來就在枕上以手加額禱告道

氏見韓氏早年入宮未蒙聖恩志下棄依病疾寄居
揚府若得神靈庇護保佑氏兒身躬康健情願續下
長幡二首外加禮物親詣廟廷頂禮酬謝當下太尉
夫人也拈香在手替韓夫人禱告一回作別不題可
要作惟自從許下願心韓夫人漸漸平安無事將息
至一月之後端然好了太尉夫婦不勝之喜又設酒
起病太尉夫人對韓夫人說道果然是神道有靈勝
如服藥萬倍却是不可昧心負了所許之物韓夫人
道氏兒怎敢負心只下禱了長幡還要屈夫人同去
了還心願未知夫人意下何如太尉夫人答道當得

奉陪當日席散韓夫人取出若干物事製齋神祠
物繡下四首長幡自古道得好

火到猪頭爛

錢到公事辦

憑你世間稀奇作怪的東西有了錢那一件不做出
來不消幾日繡就長幡用根竹竿叉起果然是光彩
奪目過了吉日良時打點信香禮物官身私身簇擁
着兩個夫人先到北極佑聖真君廟中廟官知是揚
府鈞眷慌忙迎接至殿上宣讀疏文掛起長幡韓夫
人叩齒禮拜拜畢左右兩廊遊遍廟官獻茶夫人分
付當道的賞了些銀兩上了橋簇擁回來一宿晚景

不題明早又起身到二郎神廟中却惹出一段蹊蹺作怪的事來正

情知語是鉤和線

從前釣出是非來

話休煩絮當下一行人到得廟中廟官接見宣疏拈香禮畢却好太尉夫人走過一壁廂韓夫人向前輕輕將指頭挑起銷金黃羅帳幔來定睛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看了時喫那一驚不小但見

頭裹金花幘頭身穿赭衣緋袍腰繫藍田玉帶足蹬飛鳳鳥鞋雖然土木形骸却也丰神俊雅明眸皓齒但少一口氣兒說出話來

當下韓夫人一見日昭心搖不覺口裏悠悠揚揚滿
出一句俏語低聲的話來。若見氏兒前程遠大只願
將來嫁得一個丈夫恰似尋神模樣一般也。足稱生
平之願。說猶未了恰如夫人將夫人走過來說道夫人
你却在此禱告甚麼。韓夫人慌忙轉口道。氏兒並不
曾說甚麼。太尉夫人再也不來盤問。遊玩至晚歸家
各自安歇。不題。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聽口中言

却說韓夫人到了房中卸去冠服挽就烏雲髻上便
盥手托香腮。感感無言。心心念念只是想着二郎神。

模樣慕然計上心來分付侍兒們端正香案到花園
中人靜處對天禱告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
一個丈夫好像二郎尊神模樣煞強似入宮之時受
千般悽苦萬種愁思說罷不覺紛紛珠淚滾下腮邊
拜了又祝祝了又拜分明是痴想妄想不道有這般
巧事韓夫人再三禱告已畢正待收拾回房只聽得
萬花深處一聲响唬見一尊神道立在夫人面前但
見

龍眉鳳目皓齒鮮唇飄飄有出塵之姿冉冉有
驚人之貌若非園苑瀛洲客便是餐霞吸露人

仔細看時，正此廟中所塑二郎神模樣，不差分毫。來
去手執一張彈弓，又像張仙送子一般。韓夫人又驚
又喜，驚的是天神降臨，未知是禍是福；喜的是神道
歡容笑口。又見他說出話來，便向前端端正正，道個
萬福。啓朱唇露玉齒，告道：「亂蒙尊神下降，請到房中，
容氏兒展敬。」當時二郎神笑吟吟同夫人入房安然
坐下。夫人起居已畢，侍立在前。二郎神道：「早蒙夫人
厚禮，今者小神偶然閒步，碧落之間，聽得夫人神告，
至誠小神，知得夫人仙風道骨，原是瑤池一會中人。
祇因夫人凡心未靜，玉帝特謫下塵寰，又向皇宮內

莊享盡人間富貴榮華滿限滿時還歸紫府証果非
凡韓夫人見說歡喜無任又拜祈道尊神在上侍兒
不願入宮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一個良人
一似尊神模樣偕老百年也不辜負了春花秋月說
甚麼富貴榮華二郎神微微笑道此亦何難只恐夫
人立志不堅姻緣分定自然十里相逢說畢起身跨
上船窻一聲响唬神道去了韓夫人不見便罷既然
見了這般模樣真是如醉如痴和衣上床睡了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春來覆去一片春心接納不住自言自語想一回定

一回適間華神降臨四目相覷好不情長怎地又暫
然而去想是聰明正直爲神不比塵凡心性是我錯
用心機了又想一回道是適間華神卡姿態度語笑
雍容宛然是生人一般難道見了氏兒這般容貌全
不動情還是我一時見不到處放了他去算來還該
着意溫存懷是鐵石人兒也告得轉今齊錯過未知
何日重逢好生揉腕不下眼巴巴盼到天明再做理
會及至天明又睡着去了直到備午方纔起來當日
無情無緒巴不到晚又去設了香案到花園中禱告
如前若得再見尊神一面便是三生有幸誰話之則

忽然一聲明喚夜來二郎神又立在面前韓夫人喜不自勝將一天愁悶已冰消瓦解了即便向前施禮對景忘懷煩請尊神入房氏兒別有衷情告訴二郎神喜孜孜堆下笑來便携夫人手共入繭房夫人起居已畢二郎神正中坐下夫人侍立在前二郎神道夫人分有仙骨便坐不妨夫人便斜身對二郎神坐下卽命侍兒安排酒果在房中一杯兩盞看看流出東腸話來道不得個

春爲茶博士

酒是色媒人

當下韓夫人解佩出湘妃之玉開屏露漢署之香若

是尊神不嫌穢褻。暫息天上征輪。少叙人間恩愛。二郎神欣然應允。携手上床。雲雨綢繆。夫人傾身陪奉。忘其所以。盤桓至五更。二郎神起身。囑付夫人保重。再來相看。起身穿了衣服。執了彈弓。跨上樅窠。一聲哨曉。便無踪影。韓夫人灰心塌地。道是神仙下席。心中甚喜。只恐太尉夫妻。備他人宮。只有五分病。裝做七分病。聞常不甚。十分歡笑。每到晚來。精神炫耀。氣生春神。道來時三盃已過。上床雲雨。至晚便上。非止一日。忽一日天氣稍涼。道君皇帝分散合宮秋衣。偶思韓夫人。就差內侍。捧了旨意。勅賜羅衣一襲。玉

帶一圍到於楊太尉府中韓夫人掛了香案謝恩禮畢內侍便道且喜娘娘貴體無事聖上思憶娘娘故遣賜羅衣玉帶就問娘娘病勢已痊須早早進宮韓夫人管待使臣便道相煩內侍別側氏兒病體只去得五分全賴內侍轉奏寬限進宮實爲恩便內侍應道這個有何妨礙聖上那裏也不少娘娘一個人入宮時只說娘娘尚未全好還須耐心保重便了韓夫人謝了內侍作別不題到得晚間二郎神到來對韓夫人說道且喜聖上寵眷未衰所賜羅衣玉帶便可借鑑夫人道尊神何以知之二郎神道小神坐觀天

下立見四方。詠此區區小事，豈有不知之理。夫人聽說，便一發將出來看。二郎神道：「大凡世間寶物，不可獨享。小神缺少，剛腰玉帶，若是夫人肯捨施時，便完成善果。」夫人便道：「氏兒一身已屬尊神，緣分非淺。若要玉帶，但憑尊神將去。」二郎神謝了，上床歇會。未至五更起身，手執彈弓，拿了玉帶，跨上樓窓，一聲响響，依然去了，却不知道是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爲

韓夫人與太尉居止，雖是一宅，分爲兩院。却因是內家內人早晚愈加畏防。府堂深穩，料然無閑雜人，

敢擅入。但近日來常見西園徹夜有火唧唧噴噴似
有人聲息。又見韓夫人精神旺相喜容可掬。太尉再
三躊躇便對自己夫人說道。你見韓夫人有些破綻
出來麼。太尉夫人說道。我也有些疑影。只是府中門
禁甚嚴。決無此事。所以坦然不疑。今者太尉既如此
說。有何難哉。且到晚間着精細家人從屋上扒去。打
探消息。便有分曉。也不要錯怪了人。太尉便道。言之
有理。當下便喚兩個精細家人。分付他如此如此教
他不要從門內進去。只把摘花梯子倚在牆外。待人
靜時直扒去。韓夫人臥房。看他動靜。卽來報知。此事

非同小可的勾當須要小心在意。二人領命去了。太尉立等他回報。不消兩個時辰。二人打看得韓夫人房內這般這般。便教太尉屏去左右。方纔將所見韓夫人房內坐着一人。說話飲酒。夫人口口聲聲稱是尊神。小人也仔細想來。府中牆垣又高。防閑又密。就有反人。挿翅也飛不進。或者真箇是神道。也未見得。太尉聽說。喫那一驚不小。叫道。怕哉。果然有這等事。你二人休得說說。此事非同小可。二人答道。小人並無半句虛謬。太尉便道。此事只許你知。我知不可洩漏了消息。二人領命去了。太尉轉身對夫人一一說。

知雖然如此只是我眼見爲真我明晚須親自去打探一番便看神道怎生模樣推至次日晚間太尉後喚過昨夜打探二人來分付道你兩人若一個同我過去着二人在此伺候休教一人知道分付已畢太尉便同一人過去捏脚捏手輕輕走到韓夫人窓前向窓眼內把眼一張果然是房中坐着一尊神道與二人談不差便待聲張起來又恐驚得脫身只得忍氣吞聲依舊過來分付二人休要與人胡說轉入房中對夫人說知就裡此必是韓夫說少年情性把不住心猿意馬便遇着那神醜醜在此誑污大爺決不

是凡人的勾當便須請法官調治你須先去對韓夫人說出緣由待我自去請法官便了夫人領命明早起身到西園來韓夫人接見坐定茶湯已過太尉夫人屏去左右對面論心便道有一句話要對夫人說知夫人每夜房中却是與何人說話唧唧噥噥有些風聲吹利我耳朵裡只是此事非同小可夫人須一說知不要隱瞞則個韓夫人聽說滿面通紅忙道侍兒夜間房中並沒有人說話只侍兒與養娘們閒話消遣却有甚人到來這裡太尉夫人跪說便把太尉夜來所見模樣一一說過韓夫人赫得目瞪口呆

因知所損太尉夫人再三安慰道夫人休要喫驚太尉已去請法官到來作用便見他是人是鬼只是夫人到晚間務要陪調小心休要害怕說罷太尉夫人自去韓夫人到捏着兩把汗看看至晚二郎神却早來了但是他來時那彈弓緊緊不離左右却說這裏太尉請下靈濟宮林真人手下的徒弟有名的王法官已在前廳作法比至黃昏有人來報神道來了法官披衣仗劍昂然而入直至韓夫人房前大踏步進去大喝一聲你是什么妖邪却敢淫汙天眷不要走喫吾一劍二郎神不慌不忙便道不得無禮但見

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星
發似流星

當下一彈正中王法官額角上流出鮮血來霍地墜
後便倒寶劍丟在一邊衆人慌忙向前扶起往前廳
去。那神道也蹣跚上樑窻一聲响亮早已不見當時
却是怎地結果正是

說開天地怕

道破鬼神驚

却說韓夫人見二郎神打退了法官一發道是真仙
下降愈加放心再也不慌且說太尉已知法官不濟
只得到賄此將息錢送他出門又去請得龐參觀

道士來，鄭濟道士尊一行持五雷天心正法，再不苟且。又且足智多謀，一聞太尉呼喚，便來相見。太尉免不得將前事一一說知。濟道士便道：「先着人引領小道到西園，看他出沒去處。」但知是人，是鬼。太尉道：「只得有理。」當時濟道士別了太尉，先回西園。韓夫人臥房上上下下看了一會，又請出韓夫人來拜見了，看了他氣色，轉身封太尉說：「太尉在上，小道看來，韓夫人面上部位氣色並無鬼祟相侵，只是一個會妖法的人，做作小道自有處置，也不用書符咒水，打鼓搖鈴待他來時，小道空中捉鯨手到拿來，只怕他識破。」

乃面冉也不來却是無可奈何太尉道若得他再也
不來便是乾淨了我每日在此間話片時則倒說
話的若是這般謊局知趣見機而作恰是斷線鴛鴦
一般再也不來惹得先前受用了一番且又完名全
節再去別處利市有何不美却不道是
得意之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

往

却說那二郎神畢竟不知是人是鬼却只是他嘗了
甜頭不達時務到那日晚間依然又來韓夫人說道
夜來氏兄一些不知冒犯尊神且喜尊神無事切休

見賁二郎神道我是上界真仙只爲與夫人仙緣有分早晚要度夫人脫胎換骨白日飛昇耐耐這蠢物便有千軍萬馬怎地近得我韓夫人愈加欽敬歡好倍常却說早有人報知太尉太尉便對潘道士說知潘道士稟知太尉低低分付一個養娘教他只以服事爲名先去偷了彈弓教他無計可施養娘去了潘道士結束得身上緊簇也不披法衣也不仗寶劍討了一根痒眉短棍只叫兩個從人遠遠把火照着分付道若是你們怕他彈子來時預先躲過讓我自去看他彈子近得我處二人都暗笑道看他說幫少不

得也。中他一彈，却說着娘先去，以服事爲名，扶扶擦擦，漸近神道身邊。正與韓大人交盪，接盪，不防他偷了彈弓，藏過一望廂。這裡從人引領潘道士到得門前，便道：「此間便是。」丟下法筭，三步做兩步，躲開去了。却說潘道士掀開簾子，縱目一觀，見那神道安坐在上，大喝一聲，舞起棍來，匹頭匹腦，一徑打去。二郎神急急取那彈弓時，再也不見，只叫得一聲：「中計！」連忙退去，跨上松窓。說時遲，那時快，潘道士一棍打着二郎神後腿，却打落一件物事來。那二郎神一聲响，竟依然向萬花深處去了。潘道士便拾起這件物事。

雞鳴不
平二郎
事以後
好下十
齊結龍
虎好一
少好人
宜了多
人

來向燈下一看却是一隻四錢烏皮皂靴且將去與
羅太尉道小道看來定然是個妖人做作不干二郎
神之事却是怎地拿他便好太尉道有勞吾師且自
請回我這裡別有措置自行體訪當下酬謝了潘道
士去了結過一邊太尉自打轎到蔡太師府中直至
書院裏告訴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終不成恁地便
罷了也須喫那厮恥笑不成模樣太師道有何難哉
卽今着落開封府滕人尹頌這靴去作眼差眼明手
快的公人務要體訪下落正法施行太尉道謝太師
指教太師道你且坐下卽命府中張幹辦火速去請

開封府縣大尹到來起居拜畢屏去人從太師與太尉齊聲說道帝輦之下怎容得這等人在此做作大尹須小心在意不可怠慢此是非同小可的勾當且休要打草驚蛇喫他走了大尹聽罷嚇得面色如土連忙答道這事都在下官身上領了皮靴作別回衙即便陞廳叫那當日緝捕使臣王觀察過來喝退左右將上項事細說了一遍與你三日限要捉這個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來見我休要大驚小怕仔細體察重有賞不然罪責不小說罷退廳王觀察領了差靴將至使臣房裡喚集許多做公人嘆了一口氣只

見

眉頭搭上雙鎖鎖

腹內新添萬斛愁

却有一個三都提事使臣姓冉名貴喚做冉大極有
機變不知替王觀察報了幾多疑難公事王觀察極
是愛他當日冉貴見觀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再也
不來蒼擾只管南天北地七十三八十四說開了去
王觀察見他們全不在意便向懷中取出那皮靴向
卓上一丟便道我們苦殺是做公人世上有這等糊
塗官府這皮靴又不曾說話却限我三日之內要捉
這個穿皮靴在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來你們衆人道

是好笑麼。衆人輪流將皮靴看了一會。到冉貴面前。冉貴也不採。只說難難難。官府真個糊塗。觀察怪不得你煩惱。那王觀察不聽。便罷聽了之時。說道冉大。你也只管說道難。這替事便恁地干休罷了。却不難爲了區區小子。如何回得太尹的說話。你們衆人都。在這房裡。擗過錢來使的。却說是難難難。衆人也都道。賊情公事。還有些捉摸。既然曉得他是妖人。怎地近得他。若是近得他。前日潘道士也捉勾多時了。他也無計奈何。只打得他一隻靴下來。不想我們晦氣。撞着這場沒頭腦的官司。却是真個沒捉處。當下王

與開這說取出紙條兒來看便知端的王觀察見他說着
海底眼便道這廝老實放了他好好與他講留下放了任
一郎便道一郎休慚這是上的差違不得不如此就將紙
條兒遞他看任一郎看了道觀察不打緊你說是一兩年
間做的就是四五年前做的坐落還在家中却着人同去
取來對看便有分曉當時又差兩個人服了任一郎脚下
點地到家中取了簿子到得使臣蔣果王觀察親自從頭
檢看看至三年三月五日與紙條兒上字號對照相同看
時哭了一驚做聲不得却是縣太師府中乘幹辦來定製
的王觀察便帶了任一郎取了皂靴執了坐褥火速到府
廳回話此是大尹立等的勾當即便出至公堂王觀察將
上項事說了一遍又將簿子呈上將這紙條兒親自與大

尹對蔡相曰大尹與了一書原來如此常下半疑不信況
令了一會開口道待地時不于一即事且放他去任一
即領頭引了自去大尹又與轉來分付道放便放你却不
許說向外人知道有人問你時只把閑話支吾歸去你可
小心記着任一即答應道小人理會得款天喜地的去了
大尹帶了王觀察再資二人藏了靴兒簪子一徑打聽到
楊太尉府中來正直太尉朝罷回來門吏報裏出驛相見
大尹便道此間不是說話處太尉便引至西偏小書院裏
屏去人從止留王觀察再資二人到書房中伺候大尹使
拜從前事歷歷說了一遍如此如此却是如何處置下官
未敢搖撼大尉看了呆了半晌想道太師國家大臣富貴
名聲如此此事却是怎麼就是他府中出來的一定是大師

親近之人做下此等不良之事商量一會欲待將這靴到
太師府中面質一番誠恐干碍体面取性不便欲待閑起
下題奈事非同小可曾經過兩次法官又着落緝捕使臣
拿下任一郎問過事已張揚一時糊塗過去他日事發難
推不知倘聖上發怒罪責非小左思右想只得分付王觀
察再貴自去也叫人看騎着人將靴兒簿子藏在身邊同
大尹徑奔一處來正是

踏破鐵靴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太尉大尹徑往蔡太師府中門首伺候報覆多時太
師叫喚入來書院中相見起甚茶湯已畢太師曰這公事
有些下落麼太尉道這賊已有主名了却只是于得太師
面皮不敢擅去捉他太師道此事非同小可我却如何獲

如得太尉道太師便不護短未免爽個小小驚恐太師道
你且說是誰直恁地疑難太尉道乞屏去從人方敢胡言
太師即時將從人趕開太尉便開了文匣將坐簿呈上與
太師檢看過了便道此事須太師爺自家主裁却不于外
人之事太師連聲道休哉怪哉太尉道此係緊要公務休
得見在下官太師道不見怪你却是這隻靴來歷不明
太尉道簿上明寫着府中張幹這定做並非慌言太師道
此靴雖是張干定造交納過了與他無涉說起來我府中
祇服衣靴沒幾等件各自係一個養娘分掌或是府中自
製造的或是往來饋送一出一入的一一問我問白逐月
繳清報數並不紊亂待我早查底簿便見明白即便着人
去查那一個靴子自裏面取出來當下問養娘與與不至

來我府中完服衣穀履襪等件各自送一個養娘分
掌或是府中自製造的或是往來餽送一出入的
一一開載明白逐月繳清報數斷不紊亂待我帶查
底簿便見明白即便着人去查那一個管轄的養娘
喫他出來當下將養娘喚至手中執着一本簿子太
師問道這是我府中的報兒如何得到他人手中即
便查來當下養娘逐一查檢看得這報是去年三月
中自着人製造的到府不多幾時那在一個門生叫
做楊時便是龜山先生與太師極相厚的理了近京
一個知縣前來拜別因他是道學先生友敬敬穿不

甚奔，整太師命取圖領一襲銀帶一國京靴一雙川
扇四柄送他作餞程。這靴正是太師送與楊知縣的。
果然前件開寫明白。太師即便與太尉大尹看了，二
人謝罪道：「恁地又不干太師府中之事。」適間言語冲
撞，只因公事相逼。萬望太師海涵。太師笑道：「這是你
們分內的事，職守當然也。惟你不得只是楊龜山如
何肯恁地做作？其中還有緣故。如今他任所去，此不
遠。我潛地喚他來問個分曉。」你二人且去休說與人。
知道二人領命作別回府。不題。太師即差幹辦火遠
兼取楊知縣來，往返兩日，便到京中，到太師跟前茶

漫已畢、太師道知縣爲民父母、却恁地這般做作、這
是逆天之罪、將上項事一一說過、陽知縣欠身稟道
師相在上、某去年承師相厚恩、未及出京、在鄉中忽
患眼痛、左右傳說此間有个清源廟、道二郎神極是
靈驗、有靈便許下愿心、待眼痛痊愈、卽往拈香答禮。
後來好了、到廟中燒香、却見二郎神冠服件件整齊、
只脚下一雙靴子、不甚相稱、下官卽將這靴捨與二
郎神供養去訖、只此是真實語、知縣生平不欺暗室、
旣讀孔孟之書、怎敢行盜跖之事、望太師詳察、太師
從來曉得楊龜山是個大儒、怎肯胡做、聽了這篇言

語便道我也曉得你的名聲只是要你來時同領頭
由他們纔肯心服管待酒食作別了知縣自去分付
休對外人泄漏知縣作別自去正是

日前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喫驚

太師便請過楊太尉滕大尹過來就問就裏便道恁
地又不干楊知縣事還着開封府用心搜捉便了當
下大尹做聲不得仍舊領了教兒作別回府喚過王
觀察來分付道始初有些影響如今都成虛餅你還
領這執去寬限五日務要捉得賊人回話當下王觀
察領這差使好生愁悶便到使臣房裡對冉貴道你

看我晦氣千好萬好全在休跟究出任一郎來既是
太師府中事體我只道官官相護就了其事却如何
從新又要這個人來却不知是生菜舖中沒買他處
我，想，起，來，既，是，楊，知，縣，捨，與，二，郎，神，只，怕，真，個，是，神，
道，一，時，風，流，興，發，也，不，見，得，怎，生，地，討，個，證，據，回，復，
大，尹，冉，貴，道，觀，察，不，說，我，也，曉，得，不，干，任，一，郎，事，也，
不，干，蔡，太，師，楊，知，縣，事，若，說，二，郎，神，所，爲，難，道，神，道，
做，這，等，虧，心，行，當，不，成，一，定，是，廟，中，左，近，妖，人，所，爲，
還，到，廟，前，廟，後，打，探，些，風，聲，出，來，捉，得，着，觀，察，休，歡，
喜，捉，不，着，觀，察，也，休，煩，惱，觀，察，道，說，得，是，卽，便，將，執，

冉貴是宋
有信石時
猶六千叶
我眼當開
設云

兒與冉貴收了冉貴却裝了一條雜貨擔兒手執着
一個玲瓏瑤瑛的東西叫做個驚風一路搖着徑奔
二郎神廟中來歇了擔兒拈了香低低祝告道神明
鑒察早早保佑冉貴捉了楊府做不是的也替神道
洗清了是非拜罷連討了三個筊都是上上大吉冉
貴謝了出門挑上擔兒廟前廟後轉了一遭兩隻眼
東觀西望再也不開看看走至一處獨扇門兒門傍
却是半窰門上掛一頂半新半舊旛竹簾兒半開半
掩只聽得叫聲貨賣過來冉貴聽得叫轉頭看時却
是一個後生婦人便道告小娘子叫小人有甚事婦

人道你是收買舊貨的却有一件東西在此胡亂賣
幾文與小廝買嘴喫你用得也用不得再賣道告小
娘子小人這個擔兒有名的叫做百納倉無有不收
的你且把出來看看婦人便叫小廝拖出來與公公看
當下小廝拖出甚東西來正是

鹿裘秦相應難辨

梨夢莊周末可知

當下拖出來的却正是一隻四縫皮靴與那前日潘
道士打下來的一般無二冉貴暗暗喜不自勝便告
小娘子此是不成對的東西不值甚錢小娘子實要
許多只是不要把話來說遠了婦人道胡亂賣幾文

與小廝們買嘴獎只憑你說罷了。只是要公道些。再貴便去便袋裡摸一貫半錢來便交與婦人道。只恁地肯賣便收去了。不肯時勉強不得。正是一物不成兩物見在。婦人道。甚麼大事。再添些罷。再貴道。添不得。挑了擔兒就走。小廝就哭起來。婦人只得又叫轉再貴來。便道。多少添些。不打甚麼。再貴又去摸出二十文錢來。道罷罷貴了貴了。取了靴兒往擔內一丟。挑了便走。心中暗喜。這事已有五分了。且莫要聲張。還要細訪這婦人來。歷方纔有下手處。是晚將擔子寄與天津橋一個相識人家。轉到使臣房裡。王觀察

來問時只說還沒有消息到次日喚了早飯再到天
津橋相識人家取了擔子依先挑到那婦人門首只
見他門兒鎖着那婦人不在家裡了冉貴眉頭一皺
計上心來歇了擔子推門兒看去只見一個老漢坐
着个矮板凳在門首將稻草打繩冉貴陪个小心問
道伯伯借問一聲那左首住的小娘子今日在那裡
去了老漢住了手搖頭看了冉貴一看便道你同他
怎麼冉貴道小子是賣雜貨的昨日曾發換那小娘
子舊鞋一隻一時間看不仔細換得虧本了特地尋
他退還討錢老漢道勸你喫虧些罷那雌兒不是好

有子孫夫
人所以生
功打這
故又往
白雲中

卷十三
危的他是二郎廟裡廟官孫神通的親表子那孫神
通一身妖法好不利害這舊靴一定是神道替下來
孫神通把與表子換些錢買菓兒喫的今日那雌兒
往外婆家去了他與廟官結識非止一日不知甚麼
緣故有兩三個月忽然生疎近日又漸漸來往了你
若與他倒錢定是不肯惹毒了他對孤老說了就把
妖術禁你你却奈何他不得冉貴道原來他地多謝
伯伯指教冉貴別了老漢復身搖了擔子嘻嘻的喜
容可掬走回使臣房裡來王觀察迎着問道今番想
得了利市冉貴道果然你且取出前日那隻靴來

我看王觀察帶雙單出再貴將自己換來這雙單比
照一下毫厘不差王觀察忙問道你這靴那里來的
再貴不慌不忙數一數二細細分割出來我說不干
神道之事眼見得是孫神通做下的不是更不須疑
王觀察歡喜的沒人腳處連忙燒了利市執盃謝了
再貴如今怎地去捉只怕漏了風聲那厮走了不是
要處再貴道有何難哉明日備了三牲禮物只說去
賽神還愿到了廟中廟主自然出來迎接那時鄭益
爲號即便捉了不費一些氣力觀察道言之有理也
還該稟知太尹方去捉人當下王觀察稟過太尹大

尹也喜道：這是你們的勾當。只要小心在意，休教有失。我聞得妖人善能隱形遁法，可帶些法物去。却是猪血、狗血、大蒜、臭尿，把他一灌，再也出落不得。王觀察領命，便去備了法物，過了一夜。明晨早到廟中，暗地着人帶了四般法物，遠遠伺候。捉了人時，便前來接應。分付已了，王觀察却和冉貴換了衣服。衆人簇擁將來，到殿上拈香。廟官孫神通出來接見，宣讀疏文。未至四五句，冉貴在傍斟酒，把酒盞望下一擲。衆人一齊動手，捉了廟官。正是：

渾似皂隸追紫燕

真如猛虎啖羊羔

再把四般法物劈頭一淋。廟官知道如此作用。隨你潑天的神通。再也動彈不得。一步一棍。打到開封府中來。府尹聽得捉了妖人。即便升廳大怒。喝道。耐這廟帝輩之下。輒敢大膽。與妖作怪。淫污天眷。奸騙寶物。有何理說。當下岳神通初時抵賴。後來加起刑法來。料道脫身不得。只得從前一一招了。招稱自小在江湖上學得妖法。後在二郎廟出家。用錢貨緣。做了廟官。因當日在廟中。聽見韓夫人禱告。要嫁得個丈夫。一似二郎神模樣。不合輒起奸心。假扮二郎神模樣。淫污天眷。騙得玉帶一條。只此是實。大尹叫

取大枷枷了。推何獄中教禁子好生在意收管。須要請旨定奪。當下疊成文案。先去稟明了楊太尉。太尉卽同到蔡太師府中。商量奏知道。若皇帝倒了聖旨下來。這册不合。潔污天眷。奸騙寶物。准律凌遲處死。妻子沒入官。追川原。騙玉帶。尚未出笏。仍歸內府。韓夫人不合。輒起邪心。永不許入內。就着楊太尉做主。另行改嫁良民。爲婚。當下韓氏好一場惶恐。却也了却相思債。得遂平生之願。後來嫁得一個在京開官店的遠方客人。說過不帶回去的。那客人兩頭往來。盡老百年而終。這是後話。開封府就取出廟官孫神

過來當堂讀了明諭貼起一片蘆花明寫犯由判了
一個剛字推出市心加刑示衆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沒典一齊來

當日看的真是挨肩疊背監斬官讀了犯由判子呼
起惡殺都來一齊動手割了孫神通好場熱鬧原係
京師老郎傳流至今編入野史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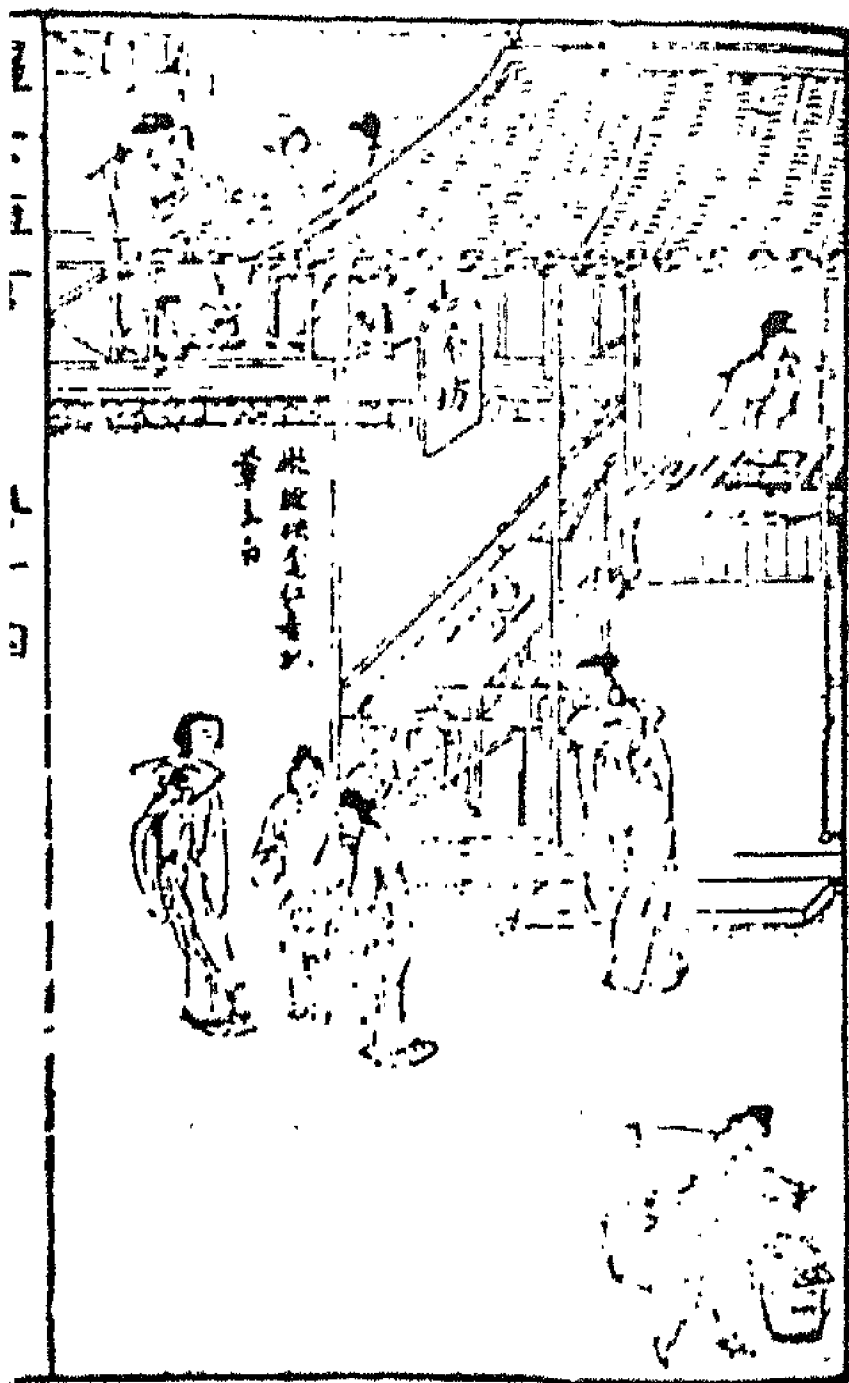
但存夫子三分禮

不犯肅何六尺條

自古奸淫應橫死

神通縱有不相饒

醒世恒言卷十三終





第十四卷

開樊棧多情周勝仙

太平時節日偏長

處處笙歌入醉鄉

閒說舊典且臨幸

大家拭目待君王

這四句詩乃詠御駕臨幸之事從來天子建都之裏人保地靈自然名山勝水湊着賞心樂事如唐朝使人有箇曲江池宋朝便有箇金明池都有四時美景的城上女王孫住人才子往來遊翫天子也不時駕臨與民同樂如今且說那人宋徽宗朝年東京金明池邊有座酒樓喚做樊樓這酒樓有個開酒肆的范大

郎兄弟范二郎未曾有妻室時值春末夏初金明池
游人賞翫作樂那范二郎因去遊賞見佳人才子如
蟻行到了茶坊裏來看見一個女孩兒方年二九生
得花容月貌這范二郎立地多時細看那女子生得
色色易迷難拆隱深門藏柳陌足步金蓮腰肢一
捻嫩臉映桃紅香肌葦玉白嬌姿恨惹狂童情態
愁牽艷客芙蓉帳裏做鴛鴦雲雨此時何處覓
元來情色都不出你那女子在茶坊裏四目相視俱
各有情這女孩兒心裏暗暗地喜歡自思量道若還
我嫁得一似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當面錯過再

几面肩兒
說白更覺
對付有情

來那裏去討正思量道如何若個道理和他說話問
他曾娶妻也不曾那跟來女使和姝子都不知許多
事你道好巧只聽得外面水瀟响女孩兒眉頭一縱
計上心來便叫賣水的傾一盞甜密密的糖水來那
人傾一盞糖水在銅盃兒裏遞與那女子那女子接
得在手纔上口一呷便把那個銅盃兒望空打一丟
便叫好好你却來暗算我你道我是几誰那范二臉
得道我且聽那女子說那女孩兒道我是曹門裏周
大郎的女兒我的小名叫做勝仙小娘子年一十八
歲不曾喫人暗算你今却來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

孩兒這范二自思量道這言語蹊蹺分明是說與我聽這賣水的道告小娘子小人怎敢暗算女孩兒道如何不是暗算我蓋子裏有條草賣水的道也不爲利害女孩兒道你待算我喉嚨却恨我爹爹不在家裏我爹若在家與你打官司你子在傍邊道却也耐這廝茶博士見裏面鬧炒走人來道賣水的你去把那水好好挑出來對面范二郎道他既過幸與我我不過隨即也叫賣水的傾一盞甜蜜蜜糖水來賣水的便傾一盞糖水在手近與范二郎二郎接着蓋子喫一口水也把蓋子望空一丟大叫起來

道好好你這個人真個要暗算人你道我是兀誰我
哥哥是樊樓間酒店的喚做范大郎我便喚做范二
郎年登一十九歲未曾喫人暗算我射得好弩打得
好彈兼我不曾娶渾家賣水的道你不是風是甚麼
思說與我知道指望我與你做媒你便告到官司我
是賣水怎敢暗算人范二郎道你如何不暗算我的
孟兒裏也有一根草葉女孩兒聽得心裏好喜歡不
博士入來推那賣水的出去女孩兒起身來道你們
回去休看着那賣水的道你敢隨我去這子弟思量
道這話分明是教我隨他去只因這一去惹出一場

一步男女
孩兒情願
帶

沒頭腦官司正是

言可省時休便說

步宜留處莫胡行

女孩兒約莫去得遠了范二郎也出茶坊遠遠地望
着女孩兒去只見那女子轉步那范二郎好喜歡直
到女子住處女孩兒入門去又掀起簾子出來望范
二郎心中越喜歡女孩兒自人去了范二郎在門前
一似失心風的人盤旋走來走去直到晚方纔歸家
且說女孩兒自那日歸家點心也不喫飯也不喫覺
得身體不快做娘的慌問迎兒道小娘千不曾喫甚
生冷迎兒道告媽媽不曾喫甚娘見女兒幾日只在

床上不起，走到床邊問道：「我兒，害甚的病？」女孩兒道：「我覺有些渾身痛，頭疼，有一兩聲咳嗽。」周媽媽欲請醫人來看女兒，爭奈員外出去未歸，又無男子漢在家，不敢去請。迎兒道：「隔一家有個王婆，何不請來看？」小娘子道：「他與我玉百合，與人收生，做針線做媒人，又會與人看脉，知人病輕重，鄰里家有些些事，都說他。」周媽媽便令迎兒去請得王婆來，見了媽媽，媽媽說女兒從金明池走了一遍回來，就病倒的因由。王婆道：「媽媽不須慌得，待老媳婦與小娘子看脉。」知周媽媽道：「好好迎兒引將王婆進女兒房裏。」小娘子正

自千華少
時之易過
來人

睡裏開眼叫聲少禮王婆道你便老媳婦與小娘子
看脉則個小娘子伸出手臂來教王婆看了脉道娘
子害的是頭疼渾身痛覺得懶懶地惡心小娘子道
是也王婆道是古女娘子道又有兩聲咳嗽王婆不
聽得由事肯休聽了道這病蹺蹺如何出去走了一
遭回來却他害這般病王婆看着迎兒道你道你們
止出去我自問小娘子則個迎兒和妹子自出去王
婆對着女孩兒道老媳婦却理會得這病女孩兒道
婆婆你如何理會得王婆道你的病喚做心病女孩
兒道如何是心病王婆道小娘子莫不見了甚麼人

歡喜了却害出這病來是也不是女孩兒低着頭了
叫沒王婆道小娘子實對我說我與你做個道理教
了你性命那女孩兒聽得說話投機便說出上件事
來那子弟喚作范二郎王婆聽了道莫不是樊樓開
酒店的范二郎那女孩兒道便是王婆道小娘子休
要煩惱別人時老身便不認得若說范二郎老身認
得他的哥哥嫂嫂不可得的好人范二郎好個伶俐
子弟他哥哥見教我與他說親小娘子我教你嫁范
二郎你要也不要女孩兒笑道可知好哩只怕我姑
媽不肯王婆道小娘子放心老身自有個道理不須

煩惱女孩兒道若得恁地時重謝婆婆王婆出房來
叫媽媽道老娘婦知得小娘子病了媽媽道我兒害
甚麼病王婆道要老身說且告三盞酒喫了却說媽
媽道迎兒安排酒來請下婆媽媽一頭請他喫酒一
頭問婆婆我女兒害甚麼病王婆把小娘子說的話
一一說了一遍媽媽道如今却是如何王婆道只得
把小娘子嫁與范二郎若還不肯嫁與他這小娘子
病難醫媽媽道我大郎不在家須使不得王婆道告
媽媽不若與小娘子下了定等大郎歸後却做親月
眼下救小娘子性命媽媽允了道好好怎地做個道

理王婆道老媳婦就去說回來便有消息王婆離了
周媽媽家取路逕到樊樓來見范大郎正在櫃身裏
坐王婆叫聲萬福大郎還了禮道王婆婆你來得正
好我却待使人來請你王婆道不知大郎喚老媳婦
做甚麼大郎道二郎前日出去歸來晚飯也不喫道
身體不快我問他那裏去來他道我去看金明池直
至今日不起害在床上飲食不進我待來請你看牀
范大娘子出來與王婆相見了大娘子道請婆婆看
叔叔則個王婆道大郎大娘子不要入來老身自問
二郎這病是甚的樣起范大郎道好好婆婆自去看

我不陪你了。王婆走到二郎房裏見二郎與在裏面
叫聲二郎老媳婦在這裏。范二郎問問道王婆道
多時不見我性命休也。王婆道害甚病便休。二郎道
覺頭疼惡心有一兩聲咳嗽。王婆咲將起來。二郎道
我有病你却咲我。王婆道我不咲別的。我得知你的
病了。不害別病。你害曹門裏周大郎女兒是也不是。
二郎被王婆道着了。跳起來道你如何得知。王婆道
他家教我來說親事。范二郎不聽得說。萬事皆休。聽
得說好喜歡。正是

人逢喜信精神爽

話合心機意趣投

當下同王婆厮趕着出來見哥哥嫂嫂哥嫂兄弟
出來道你害病却便出來二郎道告哥哥無事了也
哥嫂好快活王婆對范大郎道曹門裏周大郎家特
使我來說二郎親事大郎歡喜話休絮煩兩下說成
了下了定禮都無別事范二郎開時不着家從下了
定便不出門與哥哥照管店裏且說那女孩兒開時
不做針線從下了定也肯做活兩個心安逸樂只等
周大郎歸來做親三月間下定直等到十一月間等
得周大郎歸少不得鄰里親戚洗塵不在話下到大
日周媽媽與周大郎說知上件事周大郎道定了未

媽媽道：「定了也。」周大郎聽說雙眼圓睜，看着媽媽，罵道：「打脊老賤人，得誰言語，擅便說親他高殺也。只是個開酒店的，我女兒怕沒大戶人家對親，却許着他。你倒了志氣，幹出這等事，也不怕人笑話。」正恁的罵媽媽，只見迎兒叫媽媽且進來救小娘子。媽媽道：「甚迎兒？」道：「小娘子在屏風後，不知怎地氣倒在地，只得媽媽一步一跌，走向前來，看那女孩兒倒在地上。」

未知性命如何、

先見四肢不舉

從來四百四病，惟氣最重。元來女孩兒在屏風後，聽得做爺的罵娘，不肯教他嫁范二郎，一口氣寒上來，

氣倒在地。媽媽慌忙來救。被周大郎捧住。不得他救。
罵道：「打禽獸娘，辱門敗戶的小賤人，死便教他死。」救
他則甚。迎兒見媽媽被周大郎捧住，自去向前。却被
大郎一個漏風掌，打在一壁廂。即時氣倒。媽媽迎兒
向前救得。媽媽甦醒。媽媽大哭起來。鄰舍聽得。周媽
媽哭。都走來看。張嫂兒瘦毛嫂才波。擠上一屋子。原
來周大郎平昔爲人不近道理。這媽媽甚是和氣。鄰
舍都喜他。周大郎看見多人。便道：「家間私事。不必相
勸。」鄰舍見如此說。都回去了。媽媽看女兒時。四肢水
冷。媽媽拖着女兒哭。本是不死。因没人救。却死了。周

西七九下
媽媽罵周大郎你直恁地毒害想必你不捨得三五
千貫房資故意把我女兒壞了性命周大郎聽得大
怒道你道我不捨得三五千貫房資這等笑落我周
大郎走將出去周媽媽如何不煩惱一個觀音也似
女兒又伶俐又好針線諸般都好如何教他不煩惱
離不得周大郎買具棺木八個人擡來周媽媽見棺
材進門哭得好苦周大郎看着媽媽道你道我割捨
不得三五千貫房資你看女兒房裏但有的細軟都
搬在棺材裏只就當時教件件人等入了殮即時使
人分付管墳園張一郎兄弟二郎你兩個便與我同

坑子分付了畢話休絮煩功德水陸也不做停留也不停留只就來日便出喪周媽媽教留幾日那裏拘得過來早出了喪埋葬已了各人自歸

可憐三尺無情土

蓋却多情年少人

話分兩頭且說當日一個後生的年三十餘歲姓朱名真是個賄行人日常慣與作作的做幫手也會與人打坑子那女孩兒入殮及砌坑都川着他這日葬了女兒回來對着娘道一天好事投奔我我來日就富貴了娘道我兒有甚好事那後生道好咲今日曹門裏周大郎女兒死了夫妻兩個爭競道女孩兒是

爺氣死了，剛斃氣約莫有三五千貫房資，都安在棺材裏有恁地富貴，如何不去取之？那做娘的道：「這事却不是要的事？」又不是人棒十三的罪過，又兼你爺有樣子，二十年前時你爺去掘一宋墳，掘開棺，村蓋尸首，觀着你爺笑起來，你爺嘆了那一驚，歸來過得四五日，你爺便死了。孩兒切不可去，不是要的事。朱真道：「娘，你不得勸我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來，把與娘看。」娘道：「休把出去罷。」原先你爺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休了。朱真道：「各人命運不同，我今年算了幾次命，都說我該發財，你不要阻當我。」你道拖出了幾次命，都說我該發財，你不要阻當我。」你道拖出了

的是甚物事原來是一個皮袋裏面盛着些挑刀斧頭一個皮燈盞和那盛油的罐兒又有一領蓑衣娘都看了道這蓑衣要他做甚朱真道半夜使得着當日是十一月中旬却恨雪下得大那厮將蓑衣穿起却又帶一片是十來條竹皮編成的一行帶在蓑衣後面原來雪裏有腳跡走一步後面竹片扒得平不見腳跡當晚約莫也是二更左側分付娘道我回來時敲門响你便開門雖則京城鬧熱城外空濶去處依然冷靜況且二更時分雪又下得大兀誰出來朱真離了家回身看後面時沒有腳跡迤邐到周大郎

墳邊到蕭牆矮處把腳跨過去你道好巧原來管墳的養隻狗子那狗子見個生人跳過牆來從草窠裏爬出來便叫朱真日間備下一團油糕裏面藏了些藥在內見狗子來叫便將油糕丟將去那狗子見丟甚物過來聞一聞見香便喫了只叫得一聲狗子倒了朱真却走近墳邊那看墳的張二郎叫道哥哥狗子叫得一聲便不叫了却不作怪莫不有甚做不是的在這裏起去看一看哥哥道那做不是的來偷我的甚麼兄弟道却才狗子大叫一聲便不叫了莫不有賊你不起去我自起去看一看那兄弟爬起來披了

衣服執着鎗在手裏出門來看朱真聽得有人聲悄悄地把蓑衣解下捉脚步走到一株楊柳樹邊那樹好大遮得正好却把斗笠掩着身了和腰蹲在地下蓑衣也放在一邊望見裏面開門張二走出門外好冷叫聲道畜生做甚麼吓那張二是睡夢裏起來被雪雹風吹哭一驚連忙把門開了走入房去叫哥哥真个没人連忙脫了衣服把被匹頭兜了道哥哥好冷哥哥道我說没人約莫也是三更前後兩個說了半晌不聽得則聲了朱真道不將辛苦意難近世間財擡起身來再把斗笠戴了着了蓑衣捉脚步到墳

邊把刀擦開雪地，俱是日間安排下脚。手下刀挑開石板下去，到側邊端正了，除下頭上小笠，脫了蓑衣，在一壁廂去皮袋裏取兩個長釘，了在磚縫裏放上一個皮燈盞，竹筒裏取出火種吹着了，油罐兒取油點起那燈，把刀挑開命釘，把那蓋天板丟在一壁，叫小娘子莫慌，暫借你些个富貴，却與你做功德，道罷去。女孩兒頭上便除頭面，有許多金珠首飾盡皆取下了，只有女孩兒身上衣服，却難脫那斯好會去。腰間解下手巾去，那女孩兒腋項上圍起一頭繫在自腋項上，將那女孩兒衣服脫得赤條條，地小衣也不

着那所可霎回耐處見那女孩兒白淨身體那所淫
心頓起按捺不住姦了女孩兒你道好怪只見女孩
兒睜開眼雙手把朱真抱住怎地出盜正是

曾觀前定錄

萬事不由人

原來那女兒一心牽掛着范二郎見爺的罵娘鬧聲
氣死了一死不多日今番得了陽和之氣一宿兒又醒
將轉來朱真契了一驚見那女孩兒叫聲哥哥你是
元誰朱真那婦好急智便道姐姐我特來救你女孩
兒棲起身來便理會得了一來見身上衣服脫在一
壁二來見斧頭刀仗在身邊如何不理會得朱真欲

待要殺了却又捨不得那女孩兒道哥哥你救我上去
見樊樓酒店范二郎重重相謝你朱真心中自思別
人兀自壞錢取渾家不能得焦地一個好女兒救將
歸去却是兀誰得知朱真道且不要慌我帶你索去
教你兒范二郎則個女孩兒道若見得范二郎我便
隨你去當下朱真把些衣服與女孩兒着了收拾了
金銀珠翠物事衣服包了把燈吹滅傾那油入那油
罐兒裏收了行頭折起斗笠送那女子上來朱真也
爬上來把石頭來蓋得沒縫又捧些雪鋪上却教女
孩兒上脊背來把蓑衣着了、一手挽着皮袋一手縮

着金珠物事把斗笠戴了，急急取路，到自家門前，想
手去門上敲了兩三下，那娘的，知是兒子回來，放開
了門，朱真進家中，娘的，哭了一驚道：「我兒如何只肯都
歇回來？」朱真道：「娘，不要高聲，放下物件，行頭將女孩
兒入到自己臥房裏面。」朱真提起一把明晃晃的刀，
來，覷着女孩兒道：「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你若依付
我時，我便將你去見范二郎，你若依不得我時，你兒
我這刀麼砍你做兩段。」女孩兒慌道：「告哥哥，不知教
我依甚的事？」朱真道：「第一教你在房裏不要則聲，第
二不要出房門，依得我時，兩三日內說與范二郎，若

不依我殺了你。女孩兒道：依得，依得。朱真分付罷出房去，與娘說了一遍。話休絮煩。夜間離不得伴，那廚睡一日兩日，不得女孩兒出房門。那女孩兒問道：你曾見范二郎麼？朱真道：見來。范二郎爲你害在家裏，等病好了，却來取你。自十一月二十日頭至次年正月十五日，當日晚，朱真對着娘道：我每年只聽得整山好看，不曾去看。今日去看，則个到五更前後便曉。朱真分付了，自入城去看燈。你道好巧，約莫也是更盡前後，朱真的老娘在家，只聽得叫有火，急開門看時，是隔四五家酒店裏火起，慌殺娘的急走人來收。

拾女孩兒聽得自思道這裏不走更待何時走出門
首叫婆婆來收拾娘的不知是計入房收拾女孩兒
從熱鬧裏便走却不認得路見走過的人問道曹門
裏在那里人指道前面便是迤邐入了門又問人樊
樓酒店在那里人說道只在前面女孩兒好慌若還
前面遇見朱真也沒許多話女孩兒迤邐走到樊樓
酒店見酒博士在門前招呼女孩兒深深地道个萬
福酒博士還了喏道小娘子沒甚事女孩兒道這裏
莫是樊樓酒博士道這裏便是女孩兒道借問別个
范二郎在那裏麼酒博士思量道你看二郎直引得

判女兒之
財者朱賊
三番女兒
又以朱賊
為女兒
加相思者
二郎也
四女兒又
二郎死
之怪幻
至此極矣

光景上門。酒博士道：「在酒店裏的便是。」女孩兒殺身
直到欄邊，叫道：「二郎萬福。」范二郎不聽得，都休聽得。
叫慌忙走下欄來，近前看時，喫了一驚，連聲叫：「滅滅。」
女孩兒道：「二哥，我是人，你道是鬼。」范二郎如何肯信。
一頭叫滅滅，一隻手扶着凳子，却限凳子上有許多
湯桶兒，慌忙用手提起一隻湯桶兒來，覷着女子臉
上，丟將過去。你道好巧，去那女孩兒太陽上打着，大
叫一聲，匹然倒地。慌殺酒保連忙走來看時，只見女
孩兒倒在地上，性命如何，正是：

小園昨夜東風惡

吹折江梅就地橫

酒博士看那女孩兒時、血沒着死了、范二郎口裏兀
自叫滅滅、范大郎見外頭鬧炒、急走出來看了、只聽
得兄弟叫滅滅、大郎問兄弟如何做此事、良久定醒
間、做甚打死他、二郎道哥哥他是鬼、曹門裏販海周
大郎的女兒、大郎道他若是鬼、須沒血出、如何計結
去酒店門前哄動有二三十人看、即時地方便入來
捉范二郎、范大郎對衆人道、他是曹門裏周大郎的
女兒、十一月已自死了、我兄弟只道他是鬼、不想是
人打殺了他、我如今也不知他是人是鬼、你們要捉
我兄弟去客、我請他爺來看尸、則个衆人道、既是恁

地、你快去請他來、范大郎急急奔到曹門裏、周大郎門前見個姝子問道、你是兀誰、范大郎道、樊樓酒店、范大郎在這裏、有些急事、說聲則个、姝子卽時入去、請不多時、周大郎出來相見罷、范大郎說了上件事、道、較煩認尸、則个、生死不忘、周大郎也不肯信、范大郎開時、不是說謊的人、周大郎同范大郎到酒店前、看見也呆了、道、我女兒已死了、如何得再活、有這等事、當地分不容、范大郎分說、當夜將一行人拘鎖、到次早、解入南衙、開封府、包大尹看了解狀、也理會不下、權將范二郎送獄司監候、一面相尸、一面下文書、

行便臣房審實做公的一面差人去墳上掘起看時
只有空棺材間管墳的張一張二說道十一月間雪
下時夜間聽得狗子叫大尹開門看只見狗子死在
雪裏更不知別項因依把文書呈大尹大尹焦躁限
三日要捉上件賊人展個兩三限並無下落好似

金瓶落井全無信

鐵槍磨針尚少功

且說范二郎在獄司閒想此事好怪若說是人他已
死過了見有入殮的作作及墳墓在彼可證若說是
鬼打時有血死後有屍棺材又是空的屍轉尋思委
決不下又想道可惜好個花枝般的女兒若是遇到

也罷了。若不是鬼，可不枉害了他性命。夜裏翻來覆去，想一會，疑一會，轉睡不着，直想到茶坊裏初會時光景，便道：「我那日，好不着迷哩！四目相視，急切不能上手，不論是不是鬼，不是我，且慢慢來商量，直恁性急，壞了他性命，好不罪過。如今陷于深穽，這事又不得明白，如何？」是了，悔之無及，轉悔轉想，轉想轉悔，推了兩個更次，不覺睡去。夢見女子勝仙，飄然而至。范二郎大驚道：「小娘子原來不死。」小娘子道：「打得偏些，雖然問倒，不曾傷命。」奴兩遍死去，都只爲官人。今日知道官人在此，特特相尋，與官人了其心願，休得見拒。

亦是冥數當然。范二郎忘其所以就和他雲雨起來。枕席之間歡情無限。事畢珍重而別。醒來方知是夢。越添了許多想悔。次夜亦復如此。到第三夜又來。比前愈加春態。臨去告訴道：「奴陽壽未絕。今被五道將軍收用。奴一心只憶着官人。泣訴其情。蒙五道將軍可憐。給假三日。如今限期滿了。若再遲延。必遭呵斥。奴從此與官人永別。官人之事。奴已拜求五道將軍。但耐心一月之役。必然無事。」范二郎自覺傷感。啼哭起來。醒了記起夢中之言。似信不信。剛剛一月三十個日頭。只見獄卒奉大尹鈞旨。取出范二郎赴獄司。

勘問原來開封府有一個常賣董貴當日結着一個
籃兒出城門外去只見一個婆子在門前叫常賣把
着一件物事遞與董貴是甚的是一朵珠子結成的
梔子花那一夜朱真歸家失下這朵珠花婆婆私下
檢得在手不理會得直幾錢要賣一兩貫錢做私房
董貴道要幾錢婆子道胡亂董貴道還你兩貫婆子
道好董貴還了錢運將來使臣房裏見了觀察說道
恁地即時觀察把這朵梔子花運來曹門里教周大
郎周媽媽看認得是女兒臨死帶去的即時差人捉
婆子婆子說兒子朱真不在當時搜捉朱真不見却

在桑家瓦里看要被做公的捉了，解上開封府。包大尹送獄司勘問上件事情。朱真抵賴不得，一一招伏。當案薛孔目初擬朱真劫墳，當斬。范二郎免死刺配牢城營。未曾呈案，其夜夢見一神如五道將軍之狀，怒責薛孔目道：「范二郎有何罪過，擬他刺配？」快與他出脫了。薛孔目醒來大驚，改擬范二郎打鬼與人命，不同事屬怪異，宜徑行釋放。包大尹看了，都依擬。范二郎歡天喜地回家，後來娶妻不忘周勝仙之情。歲時到五道將軍廟中燒紙祭奠，真有詩爲證：

情郎情女等情癡。

只爲情奇事亦奇。

若把無情有情比

無情翻似得便宜

第十四卷終